序

当哲学家工作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古怪的问题，首先让我们说明他们不干什么，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周围世界里，有许多事物被了解得非常透切。蒸汽机的运转便是如此。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的领域。另外，我们十分清楚人体构造和活动的方式。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对象。最后，对于群星的运行，我们知之甚详。这属于天文学的范畴。所有这部分非常确定的片断知识归属于某一科学。

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部分都被未知的领域四周包围着。一旦人们跨进并深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他就从科学步入沉思的境界。沉思活动是一种探究,其中,便有哲学。正如我们以后所见,在这个意义上，各门科学都始于哲学探究。一旦科学获得稳固的基础，它就或多或少相对独立地继续发展，只余下边界上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但是，在某一方面探究过程并非如同上述般地发展,那么它只是继续向前,并寻找新的工作。

同时,我们必须将哲学同其他种类的沉思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希冀消除我们的烦恼，也不企图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指出的那样，哲学是一种为其自身而从事的游览的冒险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因此原则上不可能有教条、礼仪或任何神圣存在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当然最终成为固执的教条主义者。对于未知世界，确实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接受一些人的见解，这些人自称，基于书本，他们了解秘密和神圣的启示的来源。另一种是，走出去自己探索，这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

最后，我们也许注意到哲学的一个特性。如果有人询问什么是数学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典的定义,比如,为了论辩，可以说数学是数字的科学。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陈述，而且一个对数学无知的询问者很容易理解这一陈述。只要有确定的知识领域存在，都可以此方法给出定义。然而哲学却不能如此定义。任何定义都将引起争议，并且已经代表一定的哲学态度。发现哲学为何物的唯一方法是从事哲学研究。展示以往的人们如何从事这一研究，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勤于思考的人不时向自己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科学所能回答。那些试图自己思索的人们也决计不会相信预言者提供的现成答案。探索这些问题，有时解决这些问题，乃是哲学的职责。

因此，我们也许不禁问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如果它确实有什么意义的话。世界究竟有无目的，历史的发展是否导向某处，或者说，这些是无意义的问题？

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是否受规律支配，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我们乐于看到秩序井然的事物，从而认为事实也是如此。另外，存在一个总的疑问，世界是不是分成精神和物质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如果真的这样，它们又如何结合在一起。

人类又怎样呢？是不是象天文学家所见的那样，人类只不过是在微小的无足轻重的行星上四顾无援地爬行的许微尘埃？或者，象化学家所主的那样，人类只不过是一堆以某种奇怪方式组

合起来的化学制品？最后，或者在哈姆雷特眼里，人类在理性上是高贵的，在官能上是无限量的？也许对于上述情况，人类是否兼而有之？

与之相应，存在着事关善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方式，一种恶的生活方式，抑或无论我们如何生活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存在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么它是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又何以能学会过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或者视作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无实在意义的疯狂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不能通过实验室的试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具有独立不倚心灵状态的人们不愿意求助于普遍有效的灵丹妙药施与者的见解。哲学史给这些问题提供所能提供的答案。在研究这一困难学科时我们了解别人在其他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所思所虑。这样，我们更加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其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最终尽管我们学识有限，但这指引我们如何度过一生。

苏格拉底以前

当有人问一般的问题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对科学来说也是如此。最早表现出对一般问题的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今天所知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发明。希腊文明的产生而引起的思想活动的爆发是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件。这是空前绝后的事件。在两个世纪的跨度内,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杰作辈出，令人惊叹，这些杰作为西方文明确立了一般的标准。

哲学和科学从公元前 6 世纪的米利都的泰勒士开始，在这之前什么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希腊人天赋的骤然展露出来？不管我们要花多大力气，我们也必须尝试着找到一个答案。自本世纪以来，考古学已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我们借助其成果可以拼合出关于希腊人如何发展的相当完整的解释。

在世界诸多文明里,希腊人是后来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比希腊的文明要早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是沿着大河两岸发展起来的，神圣的国王，军事贵族和掌握着多神教体系解释权的强有力的祭司阶级统治着这些社会，大多数人口是从事农耕的农奴。

希腊人后来吸取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提供的某些知识。但是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却没有发展起科学和哲学。要问这是由于缺乏智慧,还是由于社会条件,在这里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两者无疑都起到其自己的那部分作用。有意义的倒是,宗教的作用没有引起理智的冒险活动。

在埃及,宗教更多地关心来世生活。金字塔是陵墓建筑。一些天文学知识保证了对尼罗河潮水的预测,作为管理者的祭司已发展出了象形文字。但是,几乎没有资料留存下来以供人们向其他方向发展。

在美索不达米亚,伟大的闪米特帝国取代了早先的苏美尔帝国,闪米特人采纳了楔形文字。就宗教方面而言,主要旨趣更倾向于此世的幸福。星辰运动的记录,巫术和占卜相关联的实践是以之为鹄的。

稍晚,贸易社团发展起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克里特的居民,他们的文明直到现在才再一次显露出来。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沿岸,很快便在爱琴海各个岛屿取得重要地位。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移民浪潮导致克里特文化的非同寻常的发展。在克诺苏斯和费斯土斯建立了宏伟的宫殿,地中海到处都是克里特人的船舶。

从公元前 1700 年以来,频繁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使克里特人开始向邻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移民。克里特的手艺人改变了大陆人民的文化。在希腊,显示这一点的最有名的地点是阿哥利德的迈西尼,阿加门农的传说的故乡。《荷马》史诗记载了迈西尼时代。约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克里特的霸权突然终结了。

希腊大陆到那时为止已吸收了连续两次入侵者浪潮。第一次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是从北方而来的伊奥尼亚人,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且他们看来已逐渐地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了。三百年后，接踵而至的是亚该亚人的入侵，这一次产生了统治阶级。在迈西尼时代和荷马时代，希腊人的主人，一般说来，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世袭阶级。

克里特与亚该亚在地中海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的大灾难并没有中断这种联系。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那些威胁埃及人的‘海洋民族’内,我们发现克里特人,埃及人叫他们为“培力斯人”。这些人是最早的菲力斯坦人。他们定居的地方巴勒斯坦，就取名于菲力斯坦人。

大约公元前1100年，进一步的入侵取得了自然打击所不能达到的成就。在多立斯人的入侵影响下，整个希腊和爱琴海落入生机勃勃的未开化的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手里。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中就已消耗殆尽，不可能阻止大屠杀。海上强权落入腓尼基人手中，希腊从此进入暗淡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吸取了闪语字母，他们补充一些元音使其完善了。

希腊本土崎岖不平，气候多变。贫瘠的山脉把国土分割成片。从一谷地到另一谷地的陆路穿行是困难的。相互分离的公社在肥沃的平原上产生，当土地不再供养得起众多人口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跨过大海寻找殖民地。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西西里岛沿岸，意大利南部和黑海沿岸希腊人的城市星罗棋布。随着殖民地的产生，贸易发展起来了，希腊人和东方人又恢复了接触。

从政治方面看，多立斯人后的希腊经历了从亲属关系开始的一系列有规则的变迁。权力逐渐掌握在贵族手里，接下来是非世袭的君主或僭主时期，最后，政治权力归于公民，公民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民主”。从此以后，僭主政治和民主交

出现。只要全体公民可以被召集到市场，纯粹民主就可能行得通。在我们时代，纯粹民主只在瑞士一些比较小的州内幸存下来。

希腊世界的最早的和最伟大的文学丰碑是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我们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有人甚至认为，存在的只是后来以这个名字命名的诗歌。不管怎么说，两篇伟大的荷马诗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已经写出来了。诗歌叙事的中心是在公元前 1200 年之后不久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我们由此看到后多立斯人对前多立斯人事件的叙述，因而诗歌有着某种程度的不连贯。就诗歌的现在形式看，它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西的退位。先前时代的暴行在荷马时代已经缓和了，尽管它的痕迹仍然留存下来。诗歌确实反映了无束缚的统治阶级的理性态度。尸体不是像我们所知的在迈西尼时代那样被埋葬而是被焚化。在奥林匹亚的万神庙内，艰难地讨生活的主人熙熙攘攘。好在宗教不存在，因此，严谨细致的习俗，就如对异乡人的敌意，是强有力的。比较原始的因素，例如,人的献祭,在处死囚犯的仪式形式上,虽时有突破,但非常罕见。总的说来，气氛是紧张的。

从某种角度说，这象征着希腊精神的张力。一边是秩序和理性，另一边是放荡不羁和本能冲动。前者产生了哲学、艺术和科学。后者产生于具有丰富的仪式的比较原始的宗教。在荷马时代这种因素得到较好的控制；后来，特别是在与东方有了新的接触的时候，它又一次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它与狄奥尼索斯或酒神崇拜有关联；狄奥尼索斯原先是色雷斯的神祗。对这种太古的野性的革新式的影响在俄耳浦斯这个传奇形象中产生了，据说俄耳浦斯是被过酒神节的狂女们肢解的。俄耳浦斯的教义有禁欲主义倾向而且强调理性的狂喜状态。这种教义希望人们达到“神

秘的灵感 ’或与神统一的状态,由此获得神秘的知识,否则就不会得到这种知识。俄耳浦斯教以这种精致的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最初表现在毕达哥拉斯身上,他使它适应于他自己的神秘主义。就它不是纯粹的科学的因素而言,它的各种因素就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进入柏拉图和大多数古希腊哲学中的。

但是比较原始的因素甚至也在俄耳浦斯的传统中幸存下来。它们实际上是古希腊悲剧的来源。在古希腊悲剧里,同情心总是偏向于那些由于强烈的感情和激情而躁动不安的人那边。亚里士多德恰如其分地说，悲剧是对性情的陶冶或情感的净化。归根结底,正是希腊人性格的这种双重方面,使它能够彻底地改变世界。这两种因素尼采称之为阿波罗因素和狄奥尼索斯因素。单独一个因素不可能导致希腊文化的非同寻常的发展。在东方,神秘主义因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伊奥尼亚科学学派的产生把希腊人从这种单一的迷惑中拯救出来。但是,宁静,就其本身来说,就如神秘主义一样,不可能引起思想革命。所需要的是对真和美的热情的探究。看来,俄耳浦斯的影响提供的正是那种观念。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希腊词汇中,理论这一词有某种‘ 观光 ’的意味。希罗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词。令人极为好奇的是,躬身于热情的而又不偏不倚的探究，这赋予希腊人在历史上以独一无二的地位。

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其基础是肇始于二千五百年前的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的传统。它之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正是由于这种传统。贯穿于整个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各斯。我们除去这个术语的其他各方面不说,它包含有‘ 语词 ’和“ 量度 ’的意思。因此,哲学讨论和科学的探究是密切相关的。从

这种关联中产生的伦理学说在知识中看到了善，这是不偏不倚地探究的结果。

如上所述，提出一般问题是哲学的开端。那么，这种问题是以什么形式提出的呢？广义说来，它们在于寻找一种秩序，这在寻找因果关系的观察者看来，就像在杂乱无章的、偶然的事件中发现线索一样。最初提出秩序概念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是政治动物。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恰恰相反，他是在社会中生活的。即使在最原始的水平上，这种生活也包含着某种组织，秩序概念正是发源于这种组织。秩序最初是社会秩序。自然界中的一些有规则的变化，诸如日夜交替、四季循环，无疑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但是，正是借助于人的解释，这些变化方才被人们理解。天体是神，即自然的精神力量，这是人在其自身的意像中创造的。

生存问题首先意味着人必须使自然力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在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做到这一点之前，人们利用巫术做到这一点。在这两种情况里，作为基础的一般概念是相同的。因为，巫术是人们在某种严格规定的仪式的基础上力求达到特定的结果的一种尝试。它的基础在于承认因果原则，即承认若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同样的结果就会随之发生。因此，巫术是原始科学。另一方面，宗教产生于不同的根源。在这里，有一种违背或不顾有规则的序列以求达到结果的企图。它在超自然的领域内起作用，具有摈弃因果关系的含义。因此两种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纵然我们在原始思维中看到它们几乎混合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交往手段从各种群体参与的共同的活动中发展起来。基本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致力于达到共同的意图。

因此，在这方面基本的概念是“同意”。同样，我们很可以把这种概念看作是逻辑的出发点。这种概念产生于下述事实，在交往中人们最终达到一致，即使他们不过是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当我们的祖先陷于僵局，为了解决问题，他们会诉诸武力。一旦对手被杀死，他就不再反驳你了。可供选择的方法有时是通过讨论来探究问题，如果问题归根到底是可以探究的话。这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读者自己可以判断一下，自史前时代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大进步。

希腊哲学显示了各种二元论对其各个阶段的普遍影响。这些二元论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一直是哲学家撰述或争论的题目。它们的基础全在于真和假的区别。在希腊人思想中，与真和假紧密相关的，是善和恶、和谐和冲突的二元论。因此就有在今天仍然有活力的现象与实在的二元论。除此之外，还有心和物、自由和必然的问题。进一步说，还有关于事物是一还是多、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宇宙论问题。最后，还有混沌和秩序、无限和有限的二元论。

早期哲学家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有教益的。一个学派可以攻击二元论的一个方面，而后来的另一学派则会提出批判并采纳对立一面的观点。最后，第三个学派会向前进一步，形成某种妥协，取代前面两种观点。黑格尔正是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看到各种相互对立的学说的这种拉锯战。因而他着手提出他自己的辩证法概念。

各种二元论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然而我们可以用一种粗略的且便捷的方式使它们相互分离开来，以表明哲学一直在探讨的不同类型的问题是怎么样的。真和假的问题在逻辑中讨论。善和恶、和谐和冲突，从表面上看，属于伦理学的问题。现象和实在、心和物的问题，可以被确定为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传统问

题。余下的二元论或多或少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当然，这些划分决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希腊哲学的某些比较鲜明的特征正在于这些界限由以被打破的方式。



米利都的泰勒士

第一个科学的哲学家学派在米利都出现。米利都城坐落在伊奥尼亚海岸，它是繁荣的贸易通商口岸。它的东南是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面是爱琴海和黑海，向西跨过大海是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米利都东面紧靠吕底亚，它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接壤。从吕底亚人那里，米利都人学会了打制金币以作货币之用。米利都港口挤满了各国的帆船，货栈里堆满了世界各地的货物。因为货币是贮存价值的一般手段，人们可以借助它用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因此当人们发现米利都的哲学家提出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时就不会觉得惊奇了。

“万物都是由水构成”，据说米利都的泰勒士已说出这个命题。哲学和科学因此从他开始。希腊传统把泰勒士算作七贤之一。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他预见过一次日蚀。经天文学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推算，这次日蚀发生在公元前 585 年,因此这一年算作它的鼎盛年。[①] 泰勒士未必具备日蚀理论，但他必定熟悉巴比伦人对这些现象的记录。因而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现象。虽然他是幸运地知道它的，但这在米利都是可见的现象，这对编年学来说是一桩好事，而且无疑也为他赢得了声誉。同样，他是否已在几何学中确立了三角形相似性定理，也很不确定。然而，他确实运用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纯经验方法测量海上船只离岸的距离,也测量过其他人所达不到的对象。因此,他具有某种概念,即几何学原理具有一般的范围。这种一般性概念是首创的而且是希腊人的。

据说泰勒士也说过,磁石有灵魂,因为它可以移动铁。进一步的陈述，万物充满着灵魂，则较有异义。虽然这或许是人们以前人的说法为依据附会于他的。但是这种陈述看起来是多余的。说磁石有灵魂，只有在其他东西没有灵魂时才有意义。

跟泰勒士相关的许多故事留传下来。有些故事是真实的。据说，有一次他在受到挑战时，他通过垄断橄榄油市场显示了其实践的天赋。他精通天文学，预先知道来年大丰收。因此他租了他能够租到的全部榨油器，等机会到来，他以自己的价格租出去。他因此赚一大笔钱，并向嘲弄者表明，哲学家如果愿意赚钱的话,他们可以赚大钱。

泰勒士的最重要的观点是他的声称世界生于水。从表面看起来，这种陈述不是那么牵强附会，也不是脱离观察的纯粹想象的臆测。在我们时代,人们已坚持认为,氢,生成水的原素,是全部其他原素可以从其中合成的化学原素。万物是一这种观点是

① 译注：“鼎盛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术语，用来概括生卒年月不明的古人的生活时代。一般认为“鼎盛年”指一个人四十岁左右。

非常值得尊重的科学的假说。从观察的角度言之,离海近,使人们觉得这一点似乎在理的,人们想必注意到太阳使水蒸发,雾从海面上产生形成云,又以雨的形式消解。如此看来,大地是浓缩了的水的形式。虽然各种细节可能是如此充分地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依然是一种了不得的功绩,因为人们已经发现,实体在不同的聚合态中仍然是相同的。

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位哲学家是阿那克西曼德，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610 年。他同泰勒士一样,也是发明家和精通实际事务的人。他是第一位绘制地图的人,而且他是在黑海沿岸的一个米利都殖民地的领袖。

阿那克西曼德批评他前辈的宇宙论。确实,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水呢 ?构成万物的原素不可能是原素本身的特定形式之一。因此，它必定是某种不同于全部这些特定形式的某种更为基本的东西。因为物质的许多形式,诸如热与冷,湿与干,一直是彼此对立的。这些形式不断地相互侵犯,或‘ 不服从正义 ”,在希腊人看来,这意味着缺乏平衡。如果这些形式的某个是始基的话,那么长久以来它会克服另外一些形式。最初的物质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物质因。阿那克西曼德称之为‘ 无限者 ”,物质向各种方向扩展的无边无际的源泉。世界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是自由浮动的圆柱体,我们自己在它的一端的表面之上。而且他假定,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数其他世界包围着的。其中一个是我们现在称之为银河的世界。每个世界的内部功能受控于把地球引向中心的旋涡运动。天体都是被空气隐蔽起来的火轮,只在一个点是例外。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自行车胎,不受隐蔽的一个点便是气门。当然要记住,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空气是能使万物变得看不见的某种东西。

关于人的起源,阿那克西曼德有一个极为‘ 现代 ’的观点。他

观察到幼小的人需要长时间的照料和看护，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因此人必定一度不同于现在，即一定是从一种能够很快地独立生活的动物进化而来。这种论证的方法称为归谬法。你从所作假设推断出一些明显错误的东西，如这里所说的人没有生存下来。因此这个假设必须排除。如果这个论证是正确的——按照人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假设，便知道人不可能生存下来，正如我就觉得想必为此，那么无庸再费口舌，确实发生了某种进化过程的论证便成立了。但是阿那克西曼德并不满足于这个论证，他进而宣称人从海鱼演化而来，并用对化石遗体和鲨鱼如何哺育下代的观察所得作他的论据。无疑，阿那克西曼德因此告诫我们不要吃鱼。至于居住深海的同胞们对我们是否抱有同样细腻的感情，就无记录可查了。

米利都的第三位著名的思想家是阿那克西美尼。我们除了知道他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事实外，不知道他的确切年代。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理论步他的前辈的后尘，尽管他的思想不够大胆，但他的观点总的说来是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像阿那克西曼德一样坚持认为，基质存在，不过他在特殊的实体气之中发现这种基质。我们周围的不同形式的物质是气通过聚和散的过程而产生的。因为这等于说全部差异是量的差异，因此，完全有理由把一种特殊的实体看作是基本的实体。气构成灵魂，就如它使我们活着那样，它也使世界活着。这种观点后来被毕达哥拉斯派采纳。在宇宙论方面，阿那克西美尼误入歧途。有幸的是，在这方面毕达哥拉斯派追随阿那克西曼德。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倒是更倾向于从阿那克西美尼那里借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他是米利都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而且继承了这个学派的整个传统。正是他的聚散理论真正完成了米利都学派的

世界观。

米利都的哲学家们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人，他们不同于今天够得上专家称号的那些人。他们从事城邦的各种实际事务，因而能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已经有人表明，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曾在一篇地理学论文中得到广义的阐述。早期的论文现已散失，幸存下来的标题是“对事物的物理性质的描述”。因此，课题的范围是广泛的而论述不可能很深刻。赫拉克利特后来反对的无疑正是这种“关于许多事物的知识”。

就哲学而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米利都学派称得上哲学学派。这并不出人意外，已经产生了荷马的伊奥尼亚也应当是科学和哲学的摇篮。就我们所知，荷马的宗教其特征是奥林匹亚的，而且它一直具有这种特征。在那里，神秘主义没有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科学思辨很可能正在发展中。而后来的希腊哲学的许多流派都分享了神秘主义，但我们必须牢记，它们都受惠于米利都学派。

米利都学派与宗教运动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前苏格拉底学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都与流行的宗教传统有分歧。甚至像毕达哥拉斯那样的学派，本身并不与宗教对立，也与流行的宗教传统有差异。希腊的宗教实践大体说来与不同的城邦的已确立的习惯相关联。当哲学家们独树一帜的时候，那么不出人意外的话，他们必定会同其城邦的国教相冲突，这是一种命运，它容易压倒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点的独立精神。

与伊奥尼亚海岸一箭之遥的是萨摩斯岛。但是，尽管自然环境相近，然而诸岛的传统在某些重要方面比大陆城市的传统更为保守。在这里，过去的爱琴文明的进一步延续看来已保留下来了，我们要密切注意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荷马时代的伊奥尼亚和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大体说来不倾向于认真地接受宗教，而岛

屿世界则从一开始就较多地受到俄耳浦斯教理的影响，这种影响慢慢地嫁接到从克里特一爱琴海时代留传下来的那些信念中去。

奥林匹亚崇拜是没有严格宗教教义的极其理性的事务。另一方面,俄耳浦斯教则具有神圣的文本,而且它通过共享信念这种联系把它的追随者团结在一起。在这种背景里,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后来采纳了这种观点。

这种新精神在哲学方面的先驱是萨摩斯人毕达哥拉斯。我们几乎不知道他的生平和生活细节。据说他的鼎盛年在公元前 532 年,即波吕克拉底僭主统治时期。萨摩斯城是米利都的竞争者,在公元前 544 年波斯人占领了萨狄斯之后，其他的大陆城市已落入波斯人手中,而萨摩斯的船只还往返于整个地中海。波吕克拉底有一段时间与埃及国王结成紧密的同盟。这很可能引出这种故事，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而且因此取得了数学知识。因为他不能忍受波吕克拉底的暴虐统治，最后还是离开了萨摩斯。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克罗顿定居，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他在克罗顿生活了 20 年,直到公元前 510 年。在反对学派的造反发生之后，他搬到了梅达彭提翁,他在此定居直至去世。



毕达哥拉斯

我们知道，对米利都人来说，哲学是紧张的实践事务，哲学家们可能是而且曾经是行动着的人。但是,在毕达哥拉斯传统

里，相反的观念出现了。哲学成了超然于世界的思辨。这与体现在毕达哥拉斯派生活态度中的俄耳浦斯的影响有关。我们看到，人有三种生活方式之分。就如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分三种那样,在社会里也有三类人。在最低层次,是那些从事买卖的人：其次是参加竞赛的那些人，最后，是来观看的那些人，即从字面意义上说的理论家。最后层次的那些人与哲学家相应。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生活方式坚持超越实存之偶然性的某种希望，它提供一种轮回的出路。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灵魂从属于轮回的结果。

传统的这方面与一些原始的禁忌和禁欲原则相关。我们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中会再一次看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三分法，同样也可以看到在毕达哥拉斯派和其他前苏格拉底学派中其他因素。可以说，柏拉图对早期哲学家的学说之争作了一种综合。

另一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产生了科学的传统,或更确切地说，产生了数学的传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真正继承者正是那些数学家们。尽管从俄耳浦斯的复兴中产生了神秘主义的因素，但这个学派的科学方面确实没有被宗教观念歪曲。即使对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具有宗教的意义，但科学本身并没有成为宗教。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起净化作用的方面的一种强有力的动因是音乐。毕达哥拉斯对音乐的兴趣很可能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不管这种影响怎么样，毕达哥拉斯确实发现了我们所谓音乐的音程的简单的数字关系。一根调和弦如其长度平分，那么它就发八度音。相似地，如果长度减短到四分之三就发一个四度音，如果减到三分之二就发一个五度音。四度和五度音一起构成一个八度音,即 $\frac{3}{4}\times\frac{2}{3}=\frac{1}{2}$。因此,这些音程符合 $2:\frac{3}{4}:1$ 的和谐的相继行进中的比例。已经有人提出，调和弦的三个音程可以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